



资料图

□ 特稿 60

731,作为一个特殊的代号似乎没人知道它与细菌战、人体试验之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731这个罪恶工厂的头目石井四郎,在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直到2002年,日本方面才首次承认731部队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好在,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写就,上千中国劳工,他们点滴亲历共同完成了对731罪行的真相揭露。

与谎言的斗争

■本报记者 张世光



鞠丙南站在四方楼前。杨锐摄

鞠丙南,初中文化,农民。

《黑堡》,100万字,揭露日本731部队罪恶的长篇小说。

“我就是在731部队废墟边长大的孩子。”

“我身边有很多在731干过的劳工,那些事从小就听说过。”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鞠丙南就是这个农民,用了20多年的时间,翻烂了3本字典,访谈周边“乡亲”,在亲历者回忆的基础上加工而成《黑堡》。

与一个中国农民自发对历史的“重现”相比,日本对这段历史,始终采取遮掩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731的罪行并不全部了解。而战败的日本,也直到2002年才首次承认了731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无论如何,历史的细节,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从未抹去;历史的真相,总会以各种方式,被一一呈现。

鞠丙南便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众多努力中的一个。

证明

鞠丙南的历史责任感,源于那年的秋白菜销售。

1989年秋,和往年一样,鞠丙南驾驶着租来的“四轮子”从平房区来到哈尔滨市最繁华的南岗区卖白菜。

虽然读书不多,但从小酷爱读四大名著的鞠丙南卖白菜也要有点儿不一样。他编了一套顺口溜,边喊边招呼顾客。

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当天停车卖菜的地方,就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之家门前。当天,他的一位顾客——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玉发听了鞠丙南的顺口溜,夸他很有文采。

闲聊中,得知鞠丙南来自平房,李玉发说了一句“平房有731啊,应该好好写一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731对于鞠丙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我就是在废墟边长大的孩子。”

鞠丙南的家在731部队旁边,他读书的25中学,用的就是731部队遗留下来的大楼。

在鞠丙南的家里,也有很多731部队遗留下来的物品。手术刀、铁托盘、广口瓶……而两面日本“太阳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两面旗上的太阳特别大,不像今天的日本国旗,白边多,红点小。那个时候是白边很小,红点儿特别大。”在鞠丙南看来,这显示出当年日本人的野心。

本来,这两面结实的日本国旗是被鞠丙南的母亲用来当“包袱皮儿”。

所有这些物件都是731部队败退后,鞠丙南家里的老人从废墟堆里捡回来的。

731部队的主体结构虽然炸毁了,但是,留下的惨痛记忆却永远也不能被销毁。

1953年出生的鞠丙南,从小就生活在一群前731劳工之中。他们中,有的是他的亲人,有的是邻居,有的是隔壁村屯的“戚戚儿”。

大约六岁的那个春天,鞠丙南记得自己和几个小朋友在大街上玩,看到一个人面庞焦黄、五官痴呆,脚不停地往下滴着尿水。大一点儿的孩子认得他:“这是老李家的大傻子,还尿裤裆。”

于是,一帮孩子就跟着喊:“大傻子,尿裤裆,大傻子,尿裤裆。”

对于孩子们的嘲弄,“李傻子”毫无反应,只是从喉咙不停地发出“吭吭吭”地声音。

回家后,鞠丙南告诉了母亲这件事。“我妈告诉我,不许再去欺负人家,那人在731部队当劳工时,被日本人迫害变傻了。”

这一幕,给当时还是孩子的鞠丙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么多年来,他翻着字典写小说,利用各种机会去采访,自己掏钱出书,印书,从黑龙江骑自行车一路到广州推广自己的书,现在每天在日本兵曾经住过的宿舍楼下摆摊卖书……这一切一切的付出都是因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要把它记录下来。”在鞠丙南看来,父辈们去731部队做劳工的经历,就是对日本侵华罪证最有力的证明。

“友协”

哈尔滨市平房区本没有友协大街,石井部队来了,“友协”也就出现了。

平房区名字中的“平房”二字,并非指今天与楼房相对应的那种建筑。

731历史研究专家金成民在他的著作《日本军细菌战》这样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在吉林通往哈尔滨、阿城的驿道上,有一个经常饱受匪匪骚扰的“义和屯”。抗匪成功的义和屯村民为了祈求安康,将“义和”二字改为

等级

劳工和劳工也是不一样的。

在鞠丙南的《黑堡》中,劳工分为“高劳”、“普劳”和“低劳”三个等级,实际上,在731部队,不同的劳工也被施以不同的对待。

所谓高级劳工(“高劳”)主要指来自平房区当地村屯的劳工。

“当年日本人通过中国人治中国人,通过控制我们当地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来逼各家各户出劳工。”一些实在出不来劳工的家庭,“经过批准可由男性少年代替。”

鞠丙南的大爷就是被“逼”去当劳工的。

“1940年,屯里通知,家里一个儿子的,每年去给日本人当4个月劳工,后来改为半年。家里有两个以上儿子的,每家必须出一个劳工,常年在那里干活。我父亲那辈兄弟、姐妹各三人。大爷最大,但是说话不太利索,爷就让他去出当劳工了。”

有研究显示,这批来自乌奴耳的劳工,除了在731部队继续饱受体力劳动的摧残外,还有人被当做“实验材料”,成为细菌试验的牺牲品。

据统计,这批来自乌奴耳的800余名劳工,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仅剩下50多人。而骗他们来的翻译官李初亭,也在731部队溃逃之前,被他所服务的日本人枪杀,只留下他的媳妇在家嚎啕大哭。

“打轻了,日本人就上手拿鞋底子抽。他们就是通过中国人‘收拾’中国人。”

比“高级劳工”低一个等级的是普通劳工(简称“普劳”)。

“普劳”大多来自锦州、海城、赤峰、黑山、佳木斯等地。与“高劳”可以通勤回家不同的是,731部队对“普劳”的管理更加严格。他们单独编队,不准与当地的“高劳”接触,不准离开731部队驻地,上下班由日本士兵武装押送,食宿起居都要受到日本兵的监视。

“普劳”的来源除了人们在以往电视剧中看到的,一条大街忽然封住,随后就开始抓人这种方式外,更多的时候,主要就是靠“骗”。

赵殿起,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退休工人。1936年,生活无着落的他和同乡从河北逃荒到锦州,流浪一个多月找不到活干。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哈尔滨要建工厂,正在招

暴露

“731部队的四方楼,是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要与存档照片反复比对。”2015年8月15日下午,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一位讲解员如此向游客解说。

“打轻了,日本人就上手拿鞋底子抽。他们就是通过中国人‘收拾’中国人。”

比“高级劳工”低一个等级的是普通劳工(简称“普劳”)。

“普劳”大多来自锦州、海城、赤峰、黑山、佳木斯等地。与“高劳”可以通勤回家不同的是,731部队对“普劳”的管理更加严格。他们单独编队,不准与当地的“高劳”接触,不准离开731部队驻地,上下班由日本士兵武装押送,食宿起居都要受到日本兵的监视。

“普劳”的来源除了人们在以往电视剧中看到的,一条大街忽然封住,随后就开始抓人这种方式外,更多的时候,主要就是靠“骗”。

赵殿起,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退休工人。1936年,生活无着落的他和同乡从河北逃荒到锦州,流浪一个多月找不到活干。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哈尔滨要建工厂,正在招

“731,作为一个特殊的代号似乎没人知道它与细菌战、人体试验之间的关系。

然而,作为731这个罪恶工厂的头目石井四郎,在日本战败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直到2002年,日本方面才首次承认731部队的存在,以及部分犯罪事实。

好在,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写就,上千中国劳工,他们点滴亲历共同完成了对731罪行的真相揭露。

这个外表呈现出不规则方形的黑色新建筑,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黑盒。

黑盒,取意于记录飞机飞行数据的黑匣子,旨在真记录731部队反人类罪行。

挖掘

70年前的8月14日,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座“四方楼”发出巨响,一个人坐着飞机在空中查看,大楼是否被炸毁。

70年后的8月14日,二战战败国之一的国家领导发表讲话,大谈“和平”“法治”“痛惜”,“反思”那段历史。

第一个人叫石井四郎,他希望用炸药把“四方楼”内隐藏的731部队的所有秘密都带到坟墓里去。

第二个人叫安倍晋三,他在承认日本战争使中国的无辜百姓受苦遇难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粮食不足”等原因。

他们都来自日本。

他们都在试图隐瞒——隐瞒一场战争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沉痛灾难。

只不过,今天,这种隐瞒不再必须使用坚船利炮,更多的是使用讲话、美化以及修改教科书等更委婉、更巧妙也更隐蔽的方法。

时间会让真相模糊,与谎言的斗争才更加艰巨。

8月16日,鞠丙南在排了40多分钟长队之后,终于进入了731展馆的黑盒内。

在展馆内,他不停地四处搜寻,本以为自己之前捐给该馆的一套三本《黑堡》书和731部队沙盘模型会出现在展馆内,但是,参观完毕后他也没有找到。

站在馆内的巨大沙盘上方,他熟练地指着沙盘说出每一处建筑的名称,甚至还对一处建筑的摆放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直到看到了摆放在馆内的几个培养老鼠的破筐,鞠丙南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家原来有这么两个破筐,是我捡的,送到这儿来了。”

在鞠丙南的家里,有一个塑料布包裹,里面是他写《黑堡》的手稿。

每一本30页,每一页400字,总共70本。这些是鞠丙南将书稿反复修改后重新的。2009年以来,他每次送到出版社编辑手中的,就是这些手抄稿。

“之前的好多草稿都被老伴当废纸给卖了。”留下的两本草稿,都是写在一些废旧的票据单后面。

鞠丙南的床上,密密麻麻堆了两排书——除了散文、小说之外,更多的就是关于731部队以及细菌战的书。每一本书都包上了花花绿绿的书皮,书脊上写着书名。

鞠丙南的《黑堡》三本书分别出版于2009年、2012年和2014年。现在,这些书中的很大一部分整齐地打着包,堆放在家里。

2009年《黑堡》(上)出版后,鞠丙南曾经骑着自行车一路从哈尔滨到广州。随身携带的,除了必要的换洗衣物,其它的就是这些书了。

“我把书留在了很多地方,比如各地的文联,希望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都没人和我联系。”鞠丙南还特地给一些路过的地方政府留了书。

“政府大多数都进不去,我就留给门卫或者收发室了。”

一度,鞠丙南的《黑堡》三部曲在731展馆中展出过,他当时也为兴奋了一阵。但是没多久,这三本书又被撤下了展柜。

“有专家认为我这三本书写的不严肃。”鞠丙南至今还留着一份报纸,上面的标题是——专家认为,鞠丙南的这三本书“或有价值”。

在堆放新书的房子里,还有一个木工工作的案台,上面摆放着刀、锯、木板、胶水等工具。

根据查找到的资料,鞠丙南做了大大小小六个呈现731部队位置全貌的模型。

最近,鞠丙南每“弄”出去一套书,就会附赠给人家一个模型。

就在今年“8·15”之前,鞠丙南把自己写的《黑堡》三部曲以及一个最大的模型送给了平房区政府。另外一个大沙盘他送给了即将开馆的731新馆。

在排队等待进入新馆之前,鞠丙南坦言,他也不确定人家会不会把他捐的沙盘展出。

“可能做的比例不准,可能做得太粗糙,不展出来也是正常。”

在参观过程中,鞠丙南始终在寻找自己的捐赠物品。

虽然,自己的很多工作都不被专家认可,但是老鞠并不气馁。

2010年,鞠丙南家所在的正黄旗三屯土地被征,他也得到了一笔不少的补偿款。

“我想把我的书拍成电视剧,结果一问钱,人家说那点儿钱连个有名的演员都请不來。”采访中,鞠丙南还反问记者:“你认识张艺谋吗?”

(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迟嵩先生对本文的帮助。)